



“你，吃啥子？吃？”日前，位于渝中区的一家连锁餐饮店，19岁的吴杰向顾客询问。他的声音很尖，语调上扬，快得让人听不清。

见对方听不明白，吴杰十分着急，可越急他的声调越高。

“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的‘天使’员工，您多包涵。”一旁的同事连忙上前解释。

“天使”正是形容在餐厅里工作的特殊员工。吴杰是一名孤独症患者，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。同时，他也是一名轮滑运动员，曾在2023年举行的第16届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举夺得100米、500米、1000米轮滑比赛项目的金牌。

他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？近日，我们走近了吴杰。

训练中



在学校轮滑室练习

吴杰(右)手持奖牌



他是孤独症患者，也是三枚特奥会金牌得主，他说—— “我的明天会更好”

因为一个玩偶，在地上号啕大哭

“爸爸，我有新衣服，妈妈买。”当天上午，吴杰给爸爸打电话，刚说完上半句，就忘了下半句。

“他能表达出来，已经很厉害了。”吴杰父亲说，2006年5月，吴杰的出生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快乐。但大半年后，他们发现吴杰有点不对劲，即使在他面前反复张大嘴教他说“妈妈”，他还是不开口。

“起初，我们认为是男孩说话晚，也没在意。”吴杰父亲说，他和妻子在外打工，也顾不上孩子。吴杰3岁时，父母离了婚。直到吴杰5岁在医院诊断为孤独症，到7岁都不会喊爸爸，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吴杰父亲知道了乐一融合特殊学校，便带孩子来试试。

初进学校的吴杰令老师头疼不已：个子瘦瘦小小，力气却大，一不高兴就把头使劲往地板上撞。

有一次，志愿者到学校做活动，为孩子们带来一堆玩偶。老师说等活动结束后，再把玩偶发到孩子们手上。吴杰偏不同意，直接倒在地上号啕大哭。老师拉他起来，被他一脚踢开；志愿者哄他，他哭着打自己的头……场面一度混乱。

后来，吴杰开始一点点学发音、穿衣、上厕所、吃饭——这些普通孩子一学就会的简单动作和行为，他却要重复成百上千次才能勉强掌握。

“虽然难，起码有希望。”吴杰父亲说，他能做的就是支持他、陪伴他，等待他慢慢成长。

领奖台上的吴杰



练习轮滑入弯，直直地冲撞到墙上

作为学校的学习项目，吴杰开始学练轮滑。可吴杰的运动天赋并不算高。“穿上轮滑鞋，身体无法掌握平衡，直接就摔了。”作为启蒙教练，胡兴华清楚地记得吴杰初学轮滑时的情形。

他需要把一个个动作分解，再手把手示范讲解，让吴杰模仿和练习。

以平行站立为例，胡兴华就拆分为双脚平行与肩同宽、膝盖微微弯曲、身体微微前倾、双手放在背后或自然下垂四个动作，让他一个个练，再组合。“因为他理解不到，我只能让他模仿。”胡兴华说，仅仅平行站立这个动作，吴杰就练了几百次。

“孤独症孩子刻板的特点在吴杰身上也特别明显——做事积极认真，训练刻苦从不打折，甚至有些执拗。他是那种要做事，就要做到最好的孩子！”胡兴华说，在练习轮滑入弯时，他无法减速，往往是直直地冲撞到墙上，疼得他龇牙咧嘴，但他从不放弃，一遍不行就练两遍，两遍不行就练十遍……

凭借这股执拗，2015年，9岁的吴杰在全国第六届特奥会中获得了人生中第一枚金牌——1000米轮滑项目冠军！

2023年，一个更大的舞台出现了。当年6月17日至25日，第16届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。经过层层推选，吴杰入选第16届世界夏季特奥会中国代表队。

参加比赛前，吴杰参加了4个月的集训。那段日子，吴杰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，洗漱完成后就开始一天的训练，要么健身房跑步，要么进行陆地动作训练，每天滑行的训练强度达到15公里以上。即便是在德国柏林，在有时差的情况下，吴杰每天也会在奥林匹克运动场进行训练，几乎每次都是最后一个离开。“从奥林匹克运动场回酒店，他大多时候一坐上地铁就累得睡着了。”但正是因为他的这股韧劲，吴杰创造了奇



他也有快乐的笑容

迹——摘得三枚金牌。

“太了不起了，太了不起了！”得知儿子的喜讯，吴杰父亲激动不已，他以为最多只能叫声“爸爸”的儿子，竟然能做这么多事，成为自己的骄傲！

当风轻拂面庞，他高唱青春的骄傲

也许是从轮滑运动中找到了自信，吴杰慢慢对生活充满热爱。几年前，他喜欢上做菜，每天就站在学校食堂师傅旁观察，还空手比画着切菜的动作。

从此，每天早上6点半，师傅旁边多了一个身影，他会帮忙备菜、切菜，练习一个小时刀功后再去训练轮滑。最初，吴杰刀下的土豆大小不一，宽窄不一，他就每天练，直到切得均匀，切得美观。接着，他又学会了做包子、蒸馒头，炒简单的菜。

吴杰的生活自理能力越来越强，但父亲还是有担忧，“他一开口说话，就很容易看出跟正常孩子的区别：用词匮乏、声调有些古怪、表达能力非常有限。有时被外界打断手头上的事情时，他会有情绪，拒绝做其他事情。”

“对孤独症孩子来说，能生活自理、走出家门、走进社区、融入社会，才是康复训练的终极目标。”学校校长贺小燕说，孤独症孩子的特点是刻板，虽然有自己的特长，却无法与生活对接。比如，有孩子只要见过公交站牌一眼，就能一站不漏地复述出来，却无法与人交流；有的无法适应新环境，不被他人理解，这需要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。

经过学校牵线搭桥，去年5月，吴杰开始在前述快餐店上班。

每天，他会提前一个小时出门，自己坐地铁去上班。对他来说，最困难的是与人沟通。

他说的话，有时顾客听不懂，他的语速反而会越来越快；他的声音又尖又大，有时会吓到小朋友。

前不久，学校老师收到快餐店经理的“投诉”：因后厨太忙，便临时让他到后厨帮忙，他马上就不同意，死活不去……

“如果换作普通人，这可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但对刻板的孤独症患者来说，他们无法接受这种改变。”该校老师叶洪鑫说，他只能请经理多包涵，同时也“教育”吴杰要听“招呼”。

不过，上班也有让吴杰高兴的事，他可以给自己买心仪已久的小音响；请老师们喝奶茶；给奶奶买巧克力……

如今，吴杰在休息时依然喜欢滑轮滑，他喜欢边滑边唱《明天会更好》，这是 he 最喜欢的歌。当风轻轻吹拂面庞，他会高昂地唱：“我们的笑，充满，充满青春的骄傲，我的明天会更好！”

相关

“来自星星的孩子” 需要全社会的包容

今年4月2日是第18个“世界孤独症日”，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科主任王敏建提醒，目前，孤独症的主要治疗途径为康复训练。

孤独症的医学专业名称为“孤独症谱系障碍”，以社交沟通障碍、兴趣或活动范围狭窄以及重复刻板行为为主要特征。

“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。”王敏建说，孤独症不像以前所误认为的“大多数智力水平低、不说话、不理人”等，75%以上的孤独症患者智力水平正常，但他们不遵守学校秩序、上课不遵守课堂纪律、上课任意离位或者上课随时接老师的话等。他们很想与同学玩耍，却不知道交流和沟通的方式方法，可能会用一些不恰当的肢体语言，比如戳别人、用力触碰别人、不合时宜拥抱别人等。

“对家长来说，要意识到人际交往障碍不仅是不和人交往，很想和人交往但不懂得方式方法也可能是一种障碍。”王敏建说，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有人际交往问题，就需要进行针对性干预，而不是选择“等大了就好”或“等待确诊才去干预”。

王敏建表示，孤独症通常起病于婴幼儿期，目前尚缺乏有效治疗药物，因此，早发现早干预，将有利于进一步改善患儿的症状。“孤独症患者又被成为‘来自星星的孩子’，需要全社会去接纳他们、包容他们，让其擅长的领域成为职业方向，这样能很大程度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。”王敏建说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